

科学人文

科学与哲学的对话 I



- ◆生物学是一种人文主义吗？ [法] 雅克·阿尔努等著 卞晓平 孙凯 赵继桢译
- ◆人文科学是人的科学吗？ [法] 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等著 李春燕译
- ◆生物伦理学与道德败坏 [法] 皮埃尔-亨利·古永等著 任立裕译
- ◆生命的终结由谁决定？ [法] 埃马纽埃尔·德沃等著 邵明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科学人文

科学与哲学的对话 I

FORUM DIDEROT

◆生物学是一种人文主义吗？

[法] 雅克·阿尔努等著 *Jacques Arnould etc.* 卞晓平 孙凯 赵继桢译

◆人文科学是人的科学吗？

[法] 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等著 *François Ewald etc.* 李春燕译

◆生物伦理学与道德败坏

[法] 皮埃尔·亨利·古永等著 *Pierre-Henri Gouyon etc.* 任立榕译

◆生命的终结由谁决定？

[法] 埃马纽埃尔·德沃等著 *Emmanuel Desvoaux etc.* 邵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与哲学的对话 .1/(法)阿尔努等著;卞晓平等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9
(科学人文)

ISBN 7-108-01582-X

I . 哲… II . ①阿…②卞… III . 科学哲学-研究
IV .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5887 号

责任编辑 倪 乐

封面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 数 165 千字 图字 01-2000-3232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生物学是一种人文主义吗？ （法）雅克·阿尔努 等著

卞晓平 孙凯 赵继桢 译

人文科学是人的科学吗？ （法）弗朗索瓦·埃瓦尔德 等著

李春燕 译

生物伦理学与道德败坏 （法）皮埃尔－亨利·古永 等著

任立榕 译

生命的终结由谁决定？ （法）埃马纽埃尔·德沃 等著

邵 明 译

Forum Diderot:

La biologie est – elle un humanisme? Jaques Arnould etc.,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es sciences humaines sont – elles des sciences de l'homme?

François Ewald etc.,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a bioéthique est – elle de mauvaise foi? Pierre – Henri

Gouyon etc.,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a fin de la vie qui en décide? Emmanuel Desveaux etc.,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 Affaires Etrangères

生物学是一种 人文主义吗？

雅克·阿尔努 皮埃尔·费迪达

让·加荣 多米尼克·勒古

阿兰·普罗希扬茨 等著

卞晓平 孙凯 赵继桢 译

生物学是一种人文主义吗？

[法] 雅克·阿尔努 皮埃尔·费迪达 让·加荣 多

米尼克·勒古 阿兰·普罗希扬茨等著

卞晓平 孙凯 赵继桢译

La biologie est – elle un humanisme?

Jaques Arnould, Pierre Fédida, Jean Gayon,

Dominique Lecourt, Alain Prochiantz, etc.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总 目 录

生物学是一种人文主义吗?	1
人文科学是人的科学吗?	55
生物伦理学与道德败坏	139
生命的终结由谁决定?	207

目 录

前言	多米尼克·勒古	5
“瞧,这个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		
要求与利弊	雅克·阿乐努	8
生物学和人类的人性	让·加荣	16
论作为根本的反人文主义的		
生物学	阿兰·普罗希扬茨	26
关于人文主义的幻想	皮埃尔·费迪达	48

•

前言

这个问题适时而至，在它的指引下，我们从一段历史讲起，回到第一个人文主义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有一位意大利年轻贵族，年仅二十二岁，却早已名声煊赫，他就是米兰多拉和康科迪亚的伯爵乔瓦尼·比科（Giovanni Pico）。1485年年底，他构思了一个特别的计划：由教皇英诺森八世主持，把意大利最伟大的学者们邀集到罗马开会，搞一次空前的大讨论，内容包括“基督教神学的崇高奥义”、“最艰深的哲学问题”以及“一些未知的学说”。

在一篇演说中，这位大胆青年的雄心壮志表露无遗，审查处却不允许他发表，更不准他召集众人开会。这篇演说提出了九百个值得争议的论点。直到1557年，有人给这一发言冠以“人类尊严”的标题，他的观点才为人所知。

他高度概括了策划这一集会的最终目的：对人类的价值和功绩加以肯定。在比科的理想中，这次大讨论应该体现所有关于“物、人、神起源”学说的高度融合

(包括拉丁哲学和神学,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希腊的逍遥派,柏拉图派哲学,秘传学说等等)。

不用说,这样一位不倦的宣言者表现出的大胆和恒心,值得我们尊敬,但这并不够!比科之所以受到非难,不是因为他关注犹太人对《旧约》的传统解释,也不是因为“人”的观念集诸学说之大成,贯穿在他演说的始终,而是因为,他的观念既不同于教会学说,也不同于其他人文主义者的观点。

比科同教会意见分歧当在情理之中。比科不满意教会关于人类价值的看法:后者把人类看作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且,教会不顾原罪的存在,让人类在上帝的创造序列中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人类目光转向创造者的同时,他获得了尊严。

比科不仅没有站在基督教人文主义的阵营中,而且,他与同时代玄秘的人文主义的观点也格格不入。他并不认为,人身上存在一个小宇宙,并不认为这个小宇宙的本质与完美性在于反映大宇宙秩序的和谐。

年轻的比科认为,所谓人类尊严,无非是人类区别于其他自然实体的东西。人类尊严的特权在于:它根本不需要在生物秩序中占据什么位置。“变成什么,就是什么,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伊夫·埃尔桑(Yves Hersant)为这篇文章优秀的法文译本撰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中,他说得好:“通过数量上无以复加的悖论,米兰多拉的人文主义建立在缺乏人的本质的

基础上。”

现在，我们抛开文艺复兴，提出几个尖锐的问题。

人们能否说，当代生物学可以支持基督教人文主义，也就是说，它能在宇宙的秩序内给人类一个中心位置呢？反之，能否说与前者相反，当代生物学已经描绘了无神论（或不可知论）人文主义的特点呢？——似乎许多生物学家都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启发下持有类似的观点。

我们是否应该承认，给生物学带来声誉的，正是比科提出的观念：人是一种存在，人存在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在阿兰·普罗希扬茨（ALAIN PROCHANTZ）所推崇的萨德汇编中，这个论题将会作为一种“非人文主义”继续存在下去。

归根结蒂，生物学带给我们所谓的“人”的观念究竟会是什么呢？就像人文主义者中最不信神的人说的那样，这种观念，让我们衷心地赞同、信赖。生物学企图控制全部人类行为，将其置于医生、精神病专家、保险商等人的控制之下——正是这些人，影响着人类这个特殊的生物。对于这样的企图，我们该如何评价？有必要对人类状况（一些冲突始终困扰着它）重新进行思考，以便确定人类的生存方式。我们认为，充分实现这种生存方式是有益的，不是吗？

多米尼克·勒古

“瞧,这个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要求与利弊

Ecce homo。瞧,这个人。对基督教来说,人文主义的要求是与生俱来的;它从不忌讳将蓬斯·皮拉特(Ponce Pilate)的话据为己用。我对人文主义要求的理解是:基督教想成为“人性方面的专家”,或者说,它企图确立自己在文化、道德以及教育(这种教育建筑在基督教人类学的基础上)领域内的特殊观念。基督教人文主义痕迹,散见于朱斯坦(Justin)、亚力山大的克莱芒(Clement d'Alexandrie)等教父的作品中。他们的思想基于以下两种信念:

知识:无论什么领域的知识,只要受到“天主教”思想的支配,就应包括在内;换言之,从词源上说,知识热爱真理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因而是圣言启示录的集中体现。耶稣基督在圣言中托生,它的种子贯穿世纪。撒满了整个大地。

自然真理、科学、哲学:整个世俗文化都是形成宗教灵魂和基督教智慧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实际上,这

种文化，不仅导致了理性作品的诞生，而且也启发了精神和宗教的真理。在人类的本源问题上，为了支持这一乐观而自信的做法，教父们毫不犹豫地断言：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古希腊思想家们都在一种神秘圣惠的启发下，将灵魂准备好，以迎接基督的降临。美丽的传说，使得圣奥古斯丁（Augustin d' Hippone）认为，毕达哥拉斯（Pythagore）和柏拉图（Platon）都曾受到过《圣经》的启示，这个传说还使厄塞布（Eusebe de Cesaree）把柏拉图说成是“在俗的摩西（Moise）”！

神与人的归并，该怎样看待呢（部分基督教创始人毫不犹豫地认为，这种归并是救世的表现）？就在基督教教会内部，热衷于归并的人有时会被指责为佩拉热派（甚而是异教）：对世俗作品表现出这样一种兴趣，岂非等于赋予人类思想或自由以过多的信任？岂不恰恰变成了埃菲兹（Ephese）主教会议（431年）的谴责对象？在最初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神学家之中，不是任何人都能逃出这种倾向的。然而，从彼得出现在约伯（Joppe）村庄至今¹，这二十个世纪中，大部分力图创立一种人

1 《使徒行传》记载了使徒彼得见到的一次异象——他接到命令，将被犹太法律视为不洁的牲畜或献祭、或吃掉。他拒绝了三次，便听到一个声音回答说：“上帝净化过的东西，你，别说是脏的”（见《使徒行传》第10章）。在12世纪，让·德索尔兹伯里（JEAN de SALISBURY）就《圣经》的这段话写道：“教父（彼得）接到命令，要他杀死和吃掉不洁牲畜和爬行动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行为是对异教徒的感召，并教导我们，应该在剔除糟粕的基础上，归并异教徒的作品。采摘玫瑰花，避开玫瑰刺。”

文主义思想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思想家，又回到了古代的思想中来，并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彼特拉克（Pétrarque），他赞叹西塞罗（Cicéron）初窥基督教德行的门径；勒费弗尔·埃塔普勒（Lefevre d'Etaples）断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的学说同基督教的启示是一致的；埃拉斯姆（Erasmus）创造出了一句令人惊讶的咒语：“圣苏格拉底，请为我们祈祷吧！”；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e）在其《君王授职》一文中强调指出，摩西和但以理（Daniel）受到过埃及人和迦勒底人极好的科学教育；伊尼亚斯·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马比荣（Mobillon）……直至庇护（Pie）十一世，他在致天主教徒的通谕（1935年12月20日）中指出，“如果没有教会及其所属寺庙，古代文化的财富早就丧失殆尽了。在保护和拯救古代文化财富之后，教会向其最著名的学者们表明，人类的全部知识是如何巩固和捍卫天主教信仰的。”

新出的《天主教会入门课本》¹（1992年）在护教方面的表现，不像庇护十一世那样迅猛，但它仍然再次充分肯定了所有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基础。它指出，“本性中的内在法则在十戒的主要戒律中得到了充分阐述。

1 《入门课本》接着引用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d'AQUIN）的话：“本性法则只是上帝置于我们身上的智慧之光，通过智慧之光，我们知道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一智慧之光或者法则，上帝在创世时就交给了我们。”